

樓山堂集第十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兵事策 并序

崇禎八年乙亥歲盡賊破和州已圍江浦自除夕元旦南京城守江防皆戒嚴九年夏予應試至都嘗與士大夫遊因從其後問前此守禦之方竊以爲未盡也諸公中有雅識者以予嘗有漆室之憂又好妄談天下事因問予亦有策乎予唯唯退而欲以胸中所畫者著之篇會 警邸報未確然以予見於南中者

意推之天下事亦畧可觀耳因爲策十首自漢及寇
以至城守江防者悉具城守江防則猶在南談南也
事始於兵故曰兵事策時丙子六月

策一

寇

今天下之勢蓋岌岌矣外備內禦寇之發難也已二
十年失封疆喪師徒凡三入邊不敢抗寇之起也近十年
殘城郭殺吏民馳突出入遍掠四五省而不能滅然則此
二患者遂與國家終始乎方之苦邊也天下憂耳有
知其卽寇倡乎自有東來凡幾召募矣幾征調矣派幾
加矣災幾見矣天下洶洶已非一日撫循不加賦歛益急

貪吏輒曰功令嚴耳功令嚴耳敲骨吸髓以名急公而私者實不可問奸胥猾吏所以因緣其間者殆又甚焉於是民等死耳幸而少緩須臾何禁不爲盜而逃軍叛卒或以將吏之過苛或以資糧之不繼益去爲盜倡故邊之不靖寇之所以終不息也以寇之愈熾而幸邊之稍寧以益急寇而緩邊此不亦畏影者日中之走愈疾乎愚以寇不盡滅不能專事邊也然非謹備邊而竭天下之力以盪寇假如寇不卽盪邊益加警萬一烽火甘泉如昔見告將欲還兵而已絀寇矣欲逐寇而已休矣不知此時誠何以應之中國之兵所以弱者以其備多也寇分三股流轉於秦

豫楚之間已使我師東西易向矣況中外並劇寇將交訌使天下不疲於奔命以庶幾乎功之兼成也豈有冀哉故爲今之計幸而不大動莫若厚備邊而益創寇益創寇者非直使寇息而已也自兵不習戰而邊隴故敗軍之氣數十年不復自民不習兵而寇熾以致蹂躪數省不能使一大創今旣併天下之力以圖寇擇將領簡卒伍精器械設方畧講守禦凡在行間者皆廟堂素所擠撥之人士大夫身習勞勤躬踐戎馬以期必滅此而後食是用兵於寇而將士之能已見矣寇平卽及其鋒而用之文自督理二臣以下至守令武自大將以至總把次其功效厚其陞賞以

分布之于邊卽以其所常用之勝兵益淬厲不懈而驅之
破 吾意將帥非向之以空名推者比必更有以自見士
卒之轉戰逐寇者日狎兵革空亦與向之坐甲裹糧未見
敵而氣沮者不可同年語也如此則東事可以得志夫論
前之勢寇之起也以 繇予之說 之乎也卽以寇故用
兵者國家之不幸而實非國家之不幸也嗚呼第不知所
用以滅寇者果何如也

策二 虜寇

天下方憂寇之不能卽滅愚欲以殺賊之兵破 毋乃效
之必不可見而言爲迂乎是不然吾第慮寇之劇也 乘

而舉耳故此時宜益厚備邊夫邊而爲一時之計闕其人
焉已矣不能必大創也故莫若謹備之若寇之所恃者
流矣無關隘之可守也有司分疆而治得不至焉幸矣至
而城不下殺掠不甚卽言功矣遑恤其鄰之壑乎故寇不
勝備也惟滅之已耳寇亦不勝滅也其人多非精兵不能
破其勢散非方畧不能窘其奔突無常非日夜追逐擊殺
不能使之掃除而無遺故一用兵於寇而文武之能具見
一用兵殺賊而兵之敵愾日生夫前此守令號爲賢者撫
循有餘耳非必身在圍城躬親捍禦也監司撫按卽號稱
風厲不過操法以馭下非必身督士卒親冒矢石也每郡

防衛卽有額設之揮總屯守之兵卒不過於上司巡臨顧
情操演以壯軍容以完故事而已亦未嘗躬擐甲冑手執
干戈以并命於堵截也是故以寇之流轉不息而後中國
之文武將士日夜防禦淬厲之恐後則兵當日強兵強則
寇當自滅以滅寇之強兵卽以前此能將者將之其經撫
司道亦選之此中而自足又并前此備邊之精兵以合而
用之則東 可以得志夫兵猶器也器不用則坐壞手不
習器則至於扞格而不能操往者國家不常用兵故 一
發而不能支及 數次躡邊竭天下之力以從事於東而
兵或取於召募或藉之調援猶之不用也及兵合矣而

又退歷數年未經戰鬪猶之不用也故我兵常弱然而
亦數年未舉矣我日用之於寇弱者可強彼坐而不舉則
強者又當弱強弱之形相及而用之有人此真百年一時
也昔宋之弱也羞古今矣金再入而國不守張韓劉岳之
徒起而收拾餘燼不數年而... 幾蹶要其始皆繇破羣盜
而習戰降羣盜以益師張俊之破李成世忠之平趙忠范
汝爲岳飛之破楊太張用劉世光之擒郭仲威邵青用軍
行師號令如山而招降制勝靡常輒服則惟戰之力也故
天下方憂流寇不能... 滅而愚以爲滅... 之助夫果以此
爲助則用兵於寇者... 可不務力也

策三 州

中國雖有勝兵能卽破乎則談何容易也夫今之與昔之異勢矣則今之兵亦與昔之兵異用此不待智者知也愚試妄籌之夫昔破全遼而不能有則我宜直前進據招聚流亡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是得尺則尺之效也未爲失算乃圖事非人兵再覆陷關寧之外兵不敢窺左足失大機者一矣往者海上牽制之說卓有勝算若用兵關寧而以島師覆其巢宜可以得志自毛帥糜餉被誅此後無一人言航海者失大機者二矣當補之求款也我宜撫而用之羈虜有術處置得宜漢所謂招烏孫以斷匈

奴悉右臂者此法是也。以禦攻守實用其之上策。乃國事無火議矣。築舍至插折入於。而。且東有金。自北有塞。暖西盡。俺荅永。吉囊之地。關門之外。表延萬里。不復有所闌限。失大機者三矣。夫中國失此三大機。守則我力分而難於備。勦則彼地大而窮於追。雖有衛霍之將。未能遽必其成功。然則將閉關固圍。謹遏其不來乎。不能也。已入矣。甲戌入矣。而今又見告矣。將聽其長驅直入。多方邀截。使之隻輪不返乎。不能也。陷遵數日。而且不得報矣。去宣鎮僅三十里。而始錯愕收保矣。介在宣雲。越大同關。鴈門南下。而薊密大帥不聞。加一矢。捆載飽。屢而宣

雲陽和不能躡其歸今昌平之告又且疑且信不知爲何
之兵矣如此使果有觀兵燕雲飲馬河雒之志我其
如之何哉然愚以爲實易與者非無說也已已之後愚
雖伏處草莽嘗以三策料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
而竟無策可謂國有人哉夫孤軍深入不能自防關寧東
絕通津南逼良涿北疑昌平其志固已小矣僅陷一遵又
不能守而羈游剽掠此必危之道所謂下策也我於是時
以各屯之兵綴之而用關寧之師直搗其巢此爲上策委
之以數邑而堅壁清野使攻則不下掠則無獲擇持重有
方畧大臣一人將之使各鎮能戰之將以銳兵更番邀擊

可以盡殲此中策也但使宣雲陽和設奇擊情一大劔而不使得氣去此下策也夫以我之策遇彼之策下且爲上而乃偵探不實進止乖方使將士自疑精兵陷沒勤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其失計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彼復循覆轍安知我不得志然而無幸其不來而弛吾前戒亦無幸其再來而用吾故智吾惟恃吾守而令彼不得來亦惟恃吾戰而使不窮於守庶乎吾可以得志今試度邊關內外最稱要害者何方遠近險易便於應援者何處兵車火藥用惟所長者何器而敢死力戰見敵則奮者何兵文自司府以上至撫督武自大帥以下及游把

使九卿大臣各舉所知悉心計議以妙極一時之選者何人然後于司馬之外專設一知兵大臣出入視師以惟所節制觀釁俟時因勢而動使彼有長不得而用吾亦不自暴其短度不過數年而彼之運數已衰不過數戰而彼之精銳亦盡矣是則吾所謂中國之有勝兵而不可滅者此也而其如急則能戰守之寡而寬則持文墨之多何也

策四 首

愚所謂勝兵破者守爲先戰次之然戰爲上守次之蓋謀畫未定而輕用師者殆也故曰守爲先然備多方分偶一不戒復入躪卽所在戒嚴長此安極故曰戰爲上而

要以乘彙俟時因勢而動者其長策也論者曰兩入關矣我不能抗而彼復逸出其謀固不可測而且退而耕於遼矣而且退而牧諸國矣是彼方欲有所用其有餘昔金之於宋元之於金皆用此法而我何云俟時也愚以爲不然蓋以宋金之極弱而適當兩主之方興彼其賢而多智又能盡下之材豈今逆用之可望而我聖明在上幅員未虧亦豈二季之可比彼以我叛人之導引特子女金帛是厭耳非必卽有大志而我亦謀國多踈栖以撓敗非盡力竭勢誦也吾反理其而用之則弱可強彼肆其狡而不戒則強必弱此理也勢也故吾俟而圖之未晚也論者又

曰。既并有諸酋之地則號令專且推賢而立不聞有他
其人心固彼方蓄力數進擾我多方而何云乘釁不知從
古夷狄有強服諸種而後無事者乎彼好亂喜叛固其天
性且插卜諸酋種一旦力屈而爲之下非盡心服也不出
數年而二庭之變可以立待四酋雖立聞其兒子姚塔積
不能平鳴鏑之禍空在旦夕而我中行趙信之屬亦豈能
長持權無事哉計此數端釁必自作亦理也勢也故吾所
謂乘之而動也必有功又何疑乎夫然吾將信回鄉之口
弛出關之禁故作交通陰行間諜以祈速得志耶抑將招
致奇才解脫文墨聽介子之勳成於一劍廿成之功得之

矯詔然後愉快哉夫機未至而驟求之則易泄勢不在我
而嘗試焉則立敗愚所謂乘彙俟時因勢而動者固非取
必於僥倖不過精吾戰守之方使之可以持久不敗卽一
且用之不爲生事耳愚蓋深計之而知守莫要於行屯政
而戰無過於一將權也今誠於各邊之衝修臺築謹斥堠
設應援而以屯之事量地畫界分而任之於各方之撫督
寬之以歲月假之以種具而責之以成功不惜小費不撓
勞議不急近功度不出數年間屯屯大興則轉運可省卽
沿邊宿重兵亦不至于內困然後妙選智勇大將聽其自
守便宜以時進取如吾所謂俟而乘之者機有可圖則急

因之而無失卽不如此而運未衰猶肆大舉我亦有以
閉之而不使入且以其預備者而用兵殺傷豈遂在其下
設不幸復如前進薄吾向所料之三策固在也蓋李綱師
道之計行雖以方輿之女直不能得之於弱宋而況天已
厭亂之孽 議抑愚讀史而深有感於漢君臣之用兵也
趙充國以屯困西羌其時明君察相反覆辯難以聽其持
久而幸武賢之用兵亦所不廢也兩者相資而功以之
成則愚所謂戰守之方師其意而行之亦猶是也故非勝
兵不能破 非俟時不能用兵非以屯爲守則時不可俟
數者合而 不滅未之有也不如此而別談表餌妄意犁

庭事或有之要非愚之所敢知也

策五 流賊

往者流賊之起也積有年歲矣始於歲之凶歉成於官之苛暴急而走險豈其天性然哉於是時也解散之也易即不然撲滅之也亦易夫賊至數萬至數年而守令申請不力按撫勦撫無方此不亦養賊以憂貽君父乎故愚欲於賊所自蔓之方逆窮其守土巡方者而治之不爲過也雖然賊之在秦譬猶穴中之鼠搃而擊之猶易也使之西入晉南渡河再出入關而不敢闕流轉楚豫之區地大人衆奔突無常彼不勝流此不勝備招之不從擊之不盡於此

時也雖有韓白之將吾以爲難夫寇之流也水也其起也
可以濫觴耳出關而稽天之勢不可遏矣善治水者疏瀹
決排使之就道安流而水患息今賊而能使之就故道哉
然疏瀹決排卽安得謂遂無其方也吾以爲必致之死地
然後可開其生路致之死地則其求生也急雖有招撫可
無他患開其生路則黨自離弱更擊其後至而禍絕矣獨
所爲致之死地者有數道焉防爲上戰次之守令爲上大
兵次之賊之流也兵亦隨之轉徙蓋未戰而已疲於奔命
矣今南北畫江河而守郡邑之在中間者逆揣其所必奔
之地爲之厚隄防多偵諜先事爲撤置使賊進無所掠攻

不能克不過轉展數邑而數萬之衆餒而無所逞其技矣
然後大兵進而薄之設方畧厲將士寇有不一戰潰者乎
且賊不過負其衆勢恣殺慘以爲威耳其實不按紀律不
度險易不量主客可盡取而殲也今郡邑守令先於所蒞
之地熟視險要計可以設伏者何方可以阻截者何處此
賊未悉諳而我可從容布置者也於是疑之以多方誘之
使坐困使之進退狼顧而大兵又從而四面追逐賊且靡
矣夫賊野窮於掠攻窮於守戰窮於餒奔突窮於所向則
隨和者必有攜志而渠帥當有悔心然後擊之招之惟我
所施是故不能致其死命無輕言招也且示弱且貽患不

多爲之防戰不可得而勝也且爲所窺爲所悔不責成守
令大兵隨之流轉無益也適以驅之使靡漫耳而我之民
且窮於過兵且置於轉運誠以愚策行之重守令之選盡
所以防之之道以戰而致其死以致死而開其生而賊患
之息也直河計日而俟之矣

策六 流賊

國家之於賊蓋孔急矣特設督理大臣者二五省之巡撫
監司治其兵三邊之大將爲之帥自禁旅以至各方之調
授者十萬而爲之兵截畱都發間藏并諸親藩士大夫之
相助逾百萬而爲之餉然平蕩無期滋蔓益甚而愚且欲

重守令之責道迂談渤海之向化虛慕朝歌之方略哉愚
蓋實見江北諸郡縣其先破者皆其守令之瘖廢者也不
則其貪殘者也稍能者則攻且不下沈能者則殺且相當
故曰滅賊當重守令之責也至官兵雖盛督兵之官雖尊
調度應援之法雖密然屬在數省轉展多羈追逐不及寇
去兵來徒煩供億故有上之所責成在此而下之所收效
在彼者此是也然則官兵可撤乎曰何可撤也守令保其
所治之城不下掠不甚卽言功而疆圉旣隔則號令莫行
欲一舉而殲焉非大兵不可然而寇分三股勦之必有所
先寇資馬力勝之必有其術則愚又請得而籌之寇之三

分而綴我師也我因之力分而勢弱此寇計也今誠并力以勦一股則二者必膽落而自潰議者以秦寇不出負勢甚固楚豫二賊動稱秦寇且至以張其軍則必先勦秦賊絕其根本使楚豫二賊不能復歸且亦不能援之以爲勢誠爲上策愚謂不然秦寇雖自守之然居彼中久其盤據根抵未能卽窺此可以計困而不可以猝拔則責在督臣關其無出使二賊後無所仰然後賊在楚豫者專屬理臣固可一戰而擒也何也豫楚二賊雖有盧永郎房英霍諸山爲之出沒然夏歸冬出其勢不能持久秋遇之而不使出則人馬俱饑夏截之而不使入則人馬俱病彼憑依

阻與我入而薄之也難俟其饑出惰歸或邀截或躡擊或設奇發伏以因勢而制之也易且賊名數萬要皆隨和脅從之人其實能戰之賊不過數千非真難敵也賊之在郊也無鄉聚可食萬人之理分兵四掠或百或十零星單騎多迷鄉導又非真有紀律之師不可犯之堅陣也衝其中堅則賊首可得而餘自駭散擊其分出則勢弱易敗而主營自孤加之以守令之防遏鄉勇之接濟火藥之衝擊偏裨以下不用命者理臣以令誅之士卒不人得一級者斬又移檄各路防其奔突處處邀截如此而賊不一戰而盡乎昔人蓋有不數日而破賊數十萬衆者用是道也擊楚

則厚防豫擊豫則厚備楚卽不然而三賊並出亦委之以
數邑而堅壁清野以困之度勦一賊而三賊之解甲投戈
必次第相繼矣然後更行招撫別議安插一如今明旨之
所頒載是役也度不過旬月而十年逋寇可以盡滅今議
者又謂賊實易與獨無如其馬力何耳以愚計之賊之強
也以馬而其敗也卽以馬未有一賊數馬又多載婦女輜
重而能進退如意者也昔之用兵者步馬懸絕則抗吾短
而暴其長且馬可以誘之而使來可以駭之而使奔可以
陷之破之而使不得逞帥古法而用之雖萬騎亦爲糜爛
而況賊之所乘皆掠之民間而非盡騰驤之騎哉劉七之

剽江陰也以困於鐵菱角而敗夫一物足以破敵又何賊馬之足患乎是在當事者毋畏賊毋易賊而又毋保賊以自重而可矣

策七 備南

往者土木之禍薄都城徐有貞建南遷之議而于少保力沮之然已起兵部尙書王驥在南矣蓋南固而後北守可堅也宸濠之未發也王晉溪豫慮之使王新建制上游而用吳廷舉李充嗣在南比變聞而二臣先陳師以待且惟恐其不來也當時論者謂濠上策直趨淮而北中策據南而有之不知濠卽能用亦成擒耳蓋二臣之方畧已素

具而新建亦適會成功予嘗謂謀國若於王者真社稷臣
而李吳二公未見敵而氣已吞賊其事亦何可沒也今流
賊之破和州圍江浦隔一衣帶水而望其人馬馳逐不可
謂非震隣之恐矣南中文武所以議守備者幾無遺策而
愚以爲未盡也夫已已之有北狩也則宜預備南濠之欲
趨北也則宜首備南今寇逼江濱使陪京震恐爲南計者
宜備在江之北與江之上不此之圖而徒畫上新河以自
固守寥濶難周之萬雉閉薪米必繇之十二門此非自備
實自覺而已且縱觀往古從來取江南者有兵渡江而城
不下乎有曾嬰城死守以自全者乎南之備必不在城守

也此易辨者也晉謝玄以八千人被苻堅九十萬之衆唐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韓世忠駐師山陽而金兵不敢南下皆扼淮而拒之不使敵得入淮此所謂善備江者以淮而善爲備者以戰若區區守一城而曰備也此亦計寇之不能飛渡而姑以是爲盡職事耳萬一寇舍鞍馬而事舟楫吾不知何以應之亦不知閉門拒敵果能爲曠日持久之計否也然則議城守者盡非乎謹譏察嚴保甲設柵欄明桴鼓可以絕小盜而不可當敵此在平時宜行之弗懈寇之警也宜益示之以安靜而鎮之以閒整使民耳目不驚交易不廢然後人心有所恃而不亂不

然寇未偪於外而民先擾於中以司城可了之事而通京
大吏逐隊登陴用以褻威而示弱天下之無備豈有甚於
此者哉是故居南者而不思所以備南則已也誠思所以
備南則吾所謂備之江上與備之江北者奈何不精思而
熟計之也

策八 備南

愚謂備南而城守者非策矣然則城可不守乎夫亦恃江
淮有備上流宿師故可陽示安靜以固人心耳設不幸而
江不可恃又不幸而寇從南起此猶恃遠援而撤近備哉
愚謂備亦有之而城以內者不與焉何也 皇陵不守而

城何敢守外險不守而內何能守夫金陵之形勝愚亦嘗
熟察而知其要矣蓋與吳晉六朝之時不可同日而語也
近畿無大鎮而左右無犄角萬一有進而薄城者何以應
之嘗南登雨花木末反報恩窳諸勝下瞰城中一覽而
盡未嘗不以棄此於城外爲當年失策也又嘗西自觀音
門迤邐而至獅子諸山輒幸此亦天險可扼而據之以爲
內衛今誠於此三方憑高立營各置萬人擇文武大臣知
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一軍軍恩德門之南一軍軍高橋
門之北以爲彼此策應而水營亦各置萬人一軍軍上河
一軍軍下關亦擇文武大臣知兵者將之又別分五千仗

大勝關之東白鷺洲之北以爲彼此策應選兵之精者以爲鋒又別簡將之勇者以督戰如此則賊必不敢犯京陵卽有方張之寇直前進薄而以水陸之師合而擊之彼豈有幸哉此備之長策也若都門之內非賊至城下可以無守卽守亦不必皆用衛卒種師道云京師百萬之衆皆兵也此老將知備之言也至如昨者寇在江北遂自爲張皇點兵登陴勢如顧倩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金而賚賞之錢且夜費數百萬嗚呼何益哉今南之司農亦輒曰餉不足耳然此二費之外又計所造敵臺大者數千兩小亦不下八九百吾不知此費果能繼乎亦不知賊果南來但登

臺瞭望便足捍禦乎夫京營之兵數萬文武數百員無一
敢布置城外者而城守之費已如此水營之兵亦數萬戰
船亦數百隻無一敢試之水中者而敵臺之設又如此以
此備南何異兒童之見當局者方矜爲未雨之謀言事者
且嘉其未初之計愚守見而不知智畏事而不諍故愚謂
天下之無備未有甚於南京者也夫南京亦終幸無事耳
萬一有事則備者猶以前計爲足恃哉不守陵而城何敢
守不守外而內何能守如此兩言者亦直可發人之深恨
矣

策九 防江

海賊之起也江之防在下鄞崇明以至鎮江皆汲汲焉然據京口而守之重山疊嶂無港可達賊必不敢犯金陵此易防者也中原寇起而江之防也孔急矣勢長則備分繇瓜儀至九江幾數千里而兵之綴屬也難乘流則勢迅繇九江至石頭一二晝夜可達而敵之趨薄也易夫亦幸而賊不與我爭舟楫耳萬一破城邑掠民舟而有之據勢揚帆順流而東雖兵艣集於南岸敵樓布於江崖勁弩火器伏而待之豈有幸哉故愚謂防江者防之江以北防之江之上而憑恃天塹盛兵江南卽謂之無防可矣試以通江之大勢計之荆襄爲首九江爲腹京口爲尾以南都大勢

計之九江爲首采石爲腹京口爲尾荆襄控禦勢關全楚姑且無論九江乃武昌之門戶而南昌之要路也金陵上游此爲最急假狡賊從此飛渡則全江上下守禦皆虛采石迫近金陵賊若從此渡江是開門而揖之不必更言城守也賊渡京口尙有險可扼然使駐兵淮陽則南北兩斷卽不濟師而勢已去矣故南中之守無要於三方者也而三方何以守乎賊之渡九江也必自楚入憑黃梅諸山而扼之而以黃麻安慶爲連絡則上游之險賊不得乘之矣賊之渡采石也必繇和入嚴備廬州而以安慶浦口爲連絡則賊必不敢長驅南下矣賊窺淮揚必自賴來賴有重

兵而聯絡廬宿犄角壽滁則浦口儀真諸處可以安枕無
憂矣凡此皆守之江以上江以北者也今試以操江行臺
設於腰腹之地控制九江安頰三道增兵防隘練卒補缺
度其里道之遠近而著爲聲援策應之法使之首尾相應
以成率然之勢如此江南雖無守而陪京可以無恐故昔
之防江南者爭荊州爭合肥爭睢陽皆明於此勢也不然
而使王渾東下賀弼曹彬之屬北來猶區區恃姑孰之單
鎮石城之小險也不亦兒童之見哉今江南之議防者亦
無遺策矣築臺增埤練鄉勇制火噐民之物力旣竭而將
士精華果銳之氣亦已耗半然未聞有遙制之功而收絲

毫之效曷若移其事而并力於北則江北之州邑可不破而南都亦無所憂夫今賊破廬和而江南猶無恙者果南之防守得哉是可以長思而深省矣

策十 防江

愚謂防江者當防之江以上與江之北矣然則將弛江乎曰何可弛也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爲監司者三府有丞衛有使鎮有總把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禦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鍊沿岸之巡邏日益嚴茲何謂弛也然數

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
有急如搏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且夫江防之不足恃
而水兵之不足戰也亦已久矣往者劉七齊彥名等以追
急奪舟浮江上下自黃州至通州幾數次矣而莫敢誰何
幸而遇風破舟賊以喪亡夫逋賊且如此矣使方張之寇
猝來而以舟師遏之吾未見其必濟也邇者江上戒嚴舟
行上下俱有阻礙而北岸一帶不許泊舟寇未至江而江
岸過兵甚於遇寇至於孤洲夜泊之船又往往劫之於兵
如此不防爲害防亦爲害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小寇之肆
剽於江也不過窺港岸之荒遼伺舟行之單弱以舉事一

且但嚴責信地連坐水兵卽無大虞其防之也一有司事耳兵過無紀責在督兵此亦易辦也若狡賊有志渡江則豈區區水營之操練兵船之巡邏足以禦之乎貴在絕其濟師之路而遏其致渡之源夫江北郡邑其有河港之達於江者可數而知也其中舟楫之往來財貨之出入勢不能一日而斷若慮賊之奪船遂先事阻絕民何恃以爲生愚欲於各處岸埠設一船司平時但立稽驗如保甲之法行之一旦有急則盡驅而之江其有不能卽撤者舉而焚之如此賊搜船不得豈能飛渡是所謂絕其濟師之路儻因江北有寇遂槩禁北岸不許停泊南舟不許接濟毋怪

乎數年之間避寇者以無船可渡遂皆驅而及溺也有司
以此爲得計不知舟中敵國卽起於此若所爲致渡之源
尤有足慮者矣夫北方焚掠已盡寇豈能一日忘南哉特
不能舍鞍馬而事舟楫耳今不能并力防北而江南沿江
諸邑穿壕守埤益無虛日又各練鄉勇起派民間物力屈
於增兵精力消於城守守令以此爲預備上司以此爲賢
能而不知民之思亂十室而九夫地方未見賊而日如過
賊民亦何禁而不爲賊乎且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於江
楚廬安之粟今各方多事賈販日稀民饑思亂其勢然也
思亂則必迎賊卽不迎賊萬一南方寇起猶有天塹之足

限哉故愚欲各方散鄉勇罷守禦蠲苛派加意撫循設法通濟卽不必防江而防江之法莫良於此所謂絕之於其源也不如此而防之於北失之於南防之於水失之於陸況事有出於防之所不及哉至於操練巡邏各有職守平時且不能弛寇至其何能已此但着意行之而無如愚之所謂有名無實者則幾矣

樓山堂集第十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策

時務策

并序

予在南京嘗爲擬進策又爲兵事策所以計天下事者畧盡會自句容還雲間友人遺予兵家言中有擬爲問答若干篇予覽之與予意不無離合其合者予見之前策矣其爲予意所未盡者予亦擬爲問以條之并亦廣前策所未盡予不專言兵然亦時所急也爲時務策七首崇禎丙子七月距闈試十一日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
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繇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
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
之所繫而是非較然矣夫人豈甘以其身爲不類令天下
後世目之爲邪哉始於一念之私成於所趨之設沒其身
於勢利不能出致人國於傾覆而不顧卽有所矯飾覆匿
而一生真僞卒不可掩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畧其細謹
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愚請卽往事之可
爲證者論之則莫辨於漢唐以來之黨人矣東漢之季權

歸外戚勢移宦豎公忠不貳者危正直不撓者敗於是始
有黨人之目夫禍或生於所激事多傷於已甚者有之然
而其氣節固可風其志意亦可原也於斯時也爲胡廣趙
戒者邪爲李固杜喬者正又同一正也爲李膺范滂者難
爲郭泰袁閎者易此其是非豈待再計決哉唐之牛李其
邪正誠難遽定原其所起皆以附勢干進借人國家以肆
已報復者也故君子兩非之宋之三黨皆以正攻正者也
迨其後適足爲邪人借資而正者亦不能辭其過君子於
是非之間又未嘗不兩存之執此以爲鑒而今士大夫之
品行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何也今之士不幸有門戶

之名矣其不在門戶者易見也其公忠清介以勤宣職事者不問知爲正也其貪冒放恣以便利身家者不問知爲邪也若已有門戶之見其誰肯自居於邪亦誰不自附於正於是有人敢爲排擊者矣有陰爲要挾者矣有巧於籠制者矣有公爲報復者矣而愚以爲辨之不難者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試自神宗以來數十年之事變觀之爭權臣爭國本爭挺擊爭移宮爭紅丸其邪正是非數者聚訟莫決一臨之以黨禍而其人如蒼素黑白判然立見蓋觀人於生死進退其公私本末未有不久而自定者也今之時事雖與先朝不

同然後之視今豈不猶今視昔其爲正者必難榮而易辱者也必志在國家而防已踈必心存汲引而與人濶必好議論喜名節而趨事勇是故常抵之而多隙攻之而輒敗然而不害其爲正也反是者必邪雖然邪而負其勢以與正角其爲邪未甚也邪而人主嚮之士類附之天下稱之其爲害可勝道哉是故孔光不再起人必以忤傅后爲忠張竦不屈節人必以爲廉潔有操行之士何晏不敗人必以其閒雅冲曠爲勝王沈裴秀不附逆人必以其談經講莛爲賢八關十六子不躁進未始非一時名士至王安石不亂天下則其偏執矯情者皆若不可及然而有識之士當

羣情競附衆議歸高之時獨能深窺其詐而豫知其禍者豈有他哉亦愚所謂畧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真僞見審其真僞而是非覩耳況門戶旣分則趨嚮自別孔子曰各於其黨此卽古今觀人之要道也士之學術人品豈非至今日尤易定哉今論者又曰學術正則人品自正何門戶之足言乎夫學術亦難言矣正人繇之而益正邪人用之反以贊其邪古之仗義秉節深執忠孝者往往得之天性篤質不立聲名不喜浮華之士而喪顏屈志行若狗彘者又未必皆未嘗學問之人也此又用人者之不可不辨也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
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取士之法古今不一途要其法行之自後未有不滋弊者
也夫因其弊而釐之雖循法猶可以得士若以法之必弊
欲盡舉而更焉竊恐一旦盡奪士子所繇進非惟不足以
得人反以召亂夫今之極弊而不可不釐者科舉取士之
法是也以高皇帝之神聖倣古定制豈不能多爲之途
令人材不窘於用乃三年而定科舉之制至六年而罷後
十七年復頒定成式以著爲令歷代奉行至今幾三百年
法益加密無敢議更者以人材所從出也夫時非開創君

非聖神亦欲破格取人登進不次此立敗之道士不納之於學宮教之以禮義繩之以菘文困之以科場其秀黠材敏者將何以約束其心而馴服其氣愚是以謂科舉之法雖不可以得異士而異士不能外原非以便庸流而中人皆可勉然後嘆聖人創制之意甚深遠今雖極敝亦陵夷之勢使然非 國家制科之初意也且今科舉之法亦何嘗與初制有合哉初制但通經書大義故士得以其餘研精性理博覽史傳非若今之雕繪詞章士自此偶文字外卽不知宇宙更有何書也初制兼重策論故士前場經義質雅而二三場學問瞻博條對詳盡文非若今之專事經

書主司閱文命中卽不問後場作何語也天下之能督課士子者教官也初制非選擇不得爲是官故官是職者旣使之造就人才又聘之典試場屋誠重之也高皇帝時嘗召對訪問有不達世務民瘼者則罪之謂士子不能資以服官則學官之設元非專以文藝造士也今則司訓者皆癯廢之歲貢領諭者半乞恩之舉人貢則但糜官廩以責束修舉則兼通干謁以俟遷轉而已卽號爲賢傑者月有程課卽爲盡職而他何知乎天下之能變移士習者內則祭酒外則督學也聞之先朝非極天下之選不得居是職高皇帝於國學尤加意焉蓋嘗誅吏部尙書以尊崇

宋訥矣提學之差也兩京則持斧之使各省則廉察之司誠欲其秉憲立嚴使無得而撓其事者是故驥勉著南北之聲而陳魏得寬嚴之體彼其時名卿鉅輔出其教育者固可指而數也今之祭酒何如乎提學何如乎官不必以望推也道不必以嚴立也兩雍爲師徒之傳舍直省完歲彙之成規而已道德之薰陶問學之資長榮辱之風厲知遇之鼓舞行之必以其誠化之必期於效蓋歷二三十年未一遵者而其中陵夷苟且之故不可勝舉然則倖而得雋者不過皆詭遇提取之士非實有所挾而往也又加以科場之官取之以資俸而命中之技得之於輕華天下之

人材何繇而成卽何繇而進乎以是謂制科爲不徹之法誰其信之雖然以其弊而併創去其法毋論負■聖祖設科之至意舉天下學官之士其不能從業者用何途以處之卽材士誠不必拘此一途然倉卒何以自見而公卿大夫無一不從此出者彼亦豈能別操衡鑒以行度外事乎愚所謂誠反其法立以召亂者蓋爲是也然則愚所謂因弊而蓋之者何如請令外慎提學之選內重祭酒之責小而甄別教職大而嚴擇試官其可以變通行之者有四事焉一每歲貢士可能也二三場出榜宜分也一國學積分當行也一薦舉人材當慎也請於每歲貢士之期卽以督

學所首拔出充入國學而康生歲食之餼則以遞給高等諸生於是諸生無不均之歎而貢不期於衰毫亦可造之兩雍以厚期其所至省試之輕下場也久矣今請盡闕三場彌封之卷而策其高亦以次揭曉其皆合式者爲上等中並場者次之中下場者又次之會試亦如其法以爲選官之次第其文義兩雅者既得登進而穿貫古今通達國體之士亦不至於淹落於是人人嚮學當不出數年而國家可以盡收其用國學之以舉貢充也所從來久矣■天子亦旣下明詔使舉人下第者入監矣乃行之未久反以之爲市其爲欺罔可勝歎哉今請更爲申禁令兩雍多士

充盈而積分之法歲一舉之其高第者不必更應春秋三
試卽與科甲一體出身庶其事重而人奮將國學不期而
自盛矣此三者皆所爲就科舉之弊而釐之也有非常之
士或道德之可風或經濟之風負此求之不在文苑之中
用之當超格例之外則令撫按司府採訪薦舉以赴部起
用不強其不願仕者如此是以保舉輔科舉之不逮而不
使科舉之士僥倖於保舉之可行其法亦可久任之而無
弊竊以爲得士之方莫良於此矣今議者又謂寇不靖
遼左久墟國家所急者知兵之士耳今天子欲於科舉
之中兼行騎射乃詔旨久下應者無人此何以故不知國

力行之亦令之而人不從否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天下事有以任之而後成有以議之而後決故計者功之藉也古之人未爲是事則必博謀衆議虚心盡下以求萬全是故所爲而常成然亦有衆所不與而我能獨見其然遂不難排羣議行之而所爲亦常有功是何也未事而先議故議常定舉事而能斷雖議亦不得而惑之也今天下可謂多故矣謀夫盈庭一事未集始以一人之言而欲有爲未幾卽以一言而罷始議者不過一人未幾捷者四起前見賢而後獲罪喜變更而憚垂成如此者不知凡幾矣

卽如事之大者孰有如遼東乎自萬曆已庚以來國家之用人不可謂不專聽言不可謂不疾言者亦不可謂不多矣始而經撫不和繼而中外相格又繼而左右爭袒以至覆沒相尋功罪異用嗚呼是可謂之有議論乎有事功乎鋒鏑不用以殺賊而用以角意見是非又不從意見起而從門戶起大臣博寬厚之名小人進煩細之說如是卽有成功皆以議論而敗然則空言之爲害孰有甚於今日哉今天子欲大創前弊銳然與天下更始亦十年於茲矣數入躡寇愈加熾民賦旣竭吏治益偷於是又慨然發明詔示風厲廣言路虛聽受至草莽下賤皆得論事於前

而與公卿大臣圖事揆策亦既不遺纖細此宜其有不世之功可以次第立見者而計效課績則如捕風搏影一無所就此曷故歎愚以爲喜事之與欲速二者皆足爲患也何謂喜事夫懲前謀之不臧但銳然革之是矣乃一旦欲大有所爲則希旨承意之人必將操輿作之情以動上而不顧其時勢之甚難究之利未能興害猶然未革吾意已先爲下所持矣至於以一人之言舉一事度非經歷歲月實意責成有司亦陽奉之而陰悖耳而一有欲速之心朝可一議暮行一疏報者未及國門撓者又經部覆久之奉行不及則至於相積卽行者亦先意此不可終日之計也

而實未嘗一行於是止之所急下之所緩前之所督後之所稽議之所以多事之所以愈不立其病皆緣於此夫從古議論有餘國之害也西漢詔令質樸大臣少文其治理風俗卓有可觀自武帝以文辨之士屈服大臣國家始漸多事功雖就而傷者多矣宣帝與趙充國辨難反覆雖舉朝言不便者什九其意卒不可奪故功以之成則人君如宣帝者真圖事之主臣如魏相者真謀國之臣何也彼於事理灼見不爽故輕於違羣臣之意者知議論有不足恃也後唐憲宗與裴度之平淮蔡其不撓於衆論亦爲近之宋李沆有言吾居太位未能補報萬一但天下言利病者

一切報罷至哉言乎此正今日對證之藥也今天下議論之多孰有過於條陳利病者乎臺省漫無糾劾或拾前人所已言或取目前之不急連篇累牘以自塞責而票擬者重違其意則必下部部尙書不能駁正又爲覆奏此不過令紙墨耗費文移繁濁博衙門高閣置之而已曾有立限奉行責令必效者乎至於士民言事其奸詭尤不可詰毋論不可行卽行之豈能勝行萬一事在必行而無俄頃之功者立有丘山之謗又何怪趨舍貿理用以掣勞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哉故爲今之計欲爲是事則必下廷臣會議議旣上則責之成功毋使一人得撓其後其或下議未

乎而疆場之外果有任事如充國者則當力破羣議以俟
垂成而臺省不急之章及四方輻輳之言直以李沆報罷
之意絕之毋博寬容之名無急苟且之效毋用狂躁喜事
之人毋納諂諛讐奸之說夫然後厲精圖治事有條理而
功有要歸亦不至如前者紛紜叢錯幾令人莫知所厝此
所謂反其道而用之則議論少而成功多矣嗚呼議論亦
何患其多第問吾所執以聽議論者爲何如也是又責成
功之大源也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 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
說者謂間術踈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抑孰

易歟請從長計之

昔人論兵謂間非聖智不能用乃觀秦漢之際不過騰一人之舌散數萬之金遂令良將誅敵國破謀臣亡烏在間之難用哉雖然以今法令相牽之時而聽一將之用間愚有以決其不能也且以使命不通之至聚散無常之寇欲取必於一間之成功又誰其任之故兵莫妙於用間用之於二者恐雖上智不能抑兵莫難於用間然非用二者之間之難吾第不知所以用之之術也故談用間於今日此計之謬者也國家自漢發難以來經撫以戰守爲聚訟中外以是非爲爭端事敗於謀多功隳於議異如此者蓋

已幾蹈覆轍矣甲喪之虞適爲笑資海外之率幾同兒戲
卽欵插支此以攻之法事勢灼然明白而亦有議
無任此可彼否至漠南萬里盡爲奴域我能闌其毋入云
厚幸矣況出關遣使展吾方畧乎軍資之匱致煩司農仰
屋能以數萬金恣其所使無問出入乎大將雖專闡外然
呼吸仰之樞府能行吾意一無請決乎孫子曰五間之事
主必知之卽今天子聖明主臣謀密能自保其事之必
可任功之必可成乎且今將之不能得士而奇材之不效
用亦已久矣能以此大事屬人信其命不辱計不泄乎夫
設是數者而用間於愚知其爲必不可行之事也若用

之於寇則不過間之而使其黨自離貳而已今寇分三股
彼原未嘗合也吾何以利其分且吾卽遣敢死之士能必
其深入歟使辯智之人能信其見從歟故間之施於寇
俱未見其可也然以間之法而變通用之則有二道焉曰
以吾間則難而自間而吾起而圖之則易夫越次而
立內不能無骨肉之嫌強服諸酋外不能無種部之變不
出數年而釁必自作此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用之於偵
謀以用間者用之於觀算所謂蹈瑕抵隙而其事必可以
得志以吾而間寇則難寇自間而吾因而用之則易夫寇
而多方以鬪其出則可坐困之使餒合力以勦其一則可

聲及之使潰此亦其勢然也故以用間者而用勦以得其
乞哀之情以用間者而用撫以誘其脅從之衆以致彼力
詘智窮然後我軍可以成功所謂以用間之法變通用之
者蓋如此也雖然卽以間之事較而論之又覺其難而寇
易也昔人滅寇之法或故以所擒之賊縱歸而使之疑吾
勢或招一賊將厚撫之而使之惟吾用或陽爲賊往來之
書而錯投之以使之自相攻此皆可以得之耳目之前運
之股掌之上特患無智勇之將深思其法而觀變行之耳
至若者者間關萬里情事遼絕舍可據之勢而希不可必
之功此適以國僥倖以身嘗試耳故用兵於今而曰此可

以間破也此不知兵者也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成之法何如

昔先王建官治民而因民治吏則必先責其近民之吏而治之蓋莫守令之爲急矣故守令之選自古重之而言吏治者則惟漢爲盛無論其三公大吏皆繇守令之上第者漸次居之卽在郡邑時亦何其展布自如得以舉覘其長而竟奏其功則非漢吏之獨良而治吏之道得也夫漢未嘗不設刺史以簡察二千石也然不過有所案舉而未嘗兼治郡國事以旁掣其手足其太守雖得自置吏然專責

大體而亦未嘗下侵長吏之權此漢治之所以獨隆也其
後任州牧而罷刺史又任刺史而罷守牧徒變更職名而
於治理無裨唐改太守爲刺史益失古人臨制之意宋舉
刺之條最繁實無益於治又大臣出補外郡而體統倒置
則糾察不行後世守令所以遠不及漢其法舛也我國家
張官置吏視古法加詳高皇帝於監司守令之選所以
甄別而鼓舞之者良至擇能使器固非盡繇一途也歷朝
相承則非科貢不任名郡太邑又非甲科不得然而鉅卿
碩公前此之從此出者亦非迂也而今則吏治不張貪風
益熾甲科之縱恣實久舉貢之耄廢不絕自神宗末年

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而民不勝困羣盜滿山揆其所自有
一非有司之過哉故議者謂欲息盜安民必慎選守令誠
要論也開創時一切破格升黜之法今不可復用矣卽用
歷朝資格相承之例亦當變通其制而先革其弊蓋欲責
成守令非精守令之選不可精其擇必重其權重其權則
莫如去其害請得而詳論之夫今之所急者莫如邊方也
邊方守令非任子則舉貢甲科任者十不得一矣選守令
必繇吏部也甲科選縣惟便是視可以乞求可以更易而
因地置人自銓司採訪區分者十不得一矣不則高下惟
遇遠近視缺而囑託賂遺一無所行者亦十不得一矣知

府之推遷也多繇部屬其士第者逡巡可以內轉不則亦坐致監司而一麾出守謂非所樂卽出守而隨材授地者又十不得一矣此皆所謂擇之不精也及服官以後彼不肖者毋論矣卽號爲強項稱爲良牧能絕竿牘乎斷苞苴乎不畏事權貴乎興利除害能任意而不關決乎積勞久任能待遷而無譏慙乎事之不得自繇而權之不勝見奪亦已久矣至其害則有不可言者畿之內數府一監司持斧使者則多至十六七員矣各藩省則府一而監司且二三矣守令非三四年不遷而直指歲一換視監司之轉不待再朞通計終一守令之身前後臨察之者數十人矣且縣

則府之丞若倅皆伺之者也芴郡之李皆調之者也前得當後失意無益也此見知彼按劍無益也卽人人得其歡心三年赴計使京師貴人相非猶無益也經是數者高不失爲臺省下猶得列郎署豈盡天幸其所以致之者可知也思其所以致之者民之不堪又可知也今夫一瓠而數十人舉之有全瓠乎守令之害何以異此是故不去其害卽欲精擇而重任之豈有當哉愚以京之倉屯諸臺專以禮節之踈密爲喜怒此其差可并而省之巡守諸司又多以囑託之是非爲賢否此其員可裁舉刺一屬之撫按而他不得行其私錢穀訟獄之治則司不得奪之府府不能

侵之縣如漢薛宣以循條職責刺史而不使與郡縣事如
是則守令之權始一嘗縣之初筮也甲科不得專擇善地
鄉貢不得併任疲瘁才不稱地則聽府於其所屬中奏換
但使繁簡各得則皆以正第報聞府則使各部院大臣舉
其所屬其繁簡奏換之法撫按一如所以處縣者行之至
事有可以守便宜者聽府上書直爭而聖書褒異間如神
爵五鳳故事如此則府可以得志府可以得志而縣事當
益舉竊以爲擇任之方莫良於此矣至於郡縣之佐領其
才誠可任雖貲郎吏員可使之視舉貢舉貢可使之視甲
科人然後不苦於無階可達其志嘗益奮若撫按薦舉當

盡革駢語據列事實亦如所劾之例若曰某令不畏疆禦
宜使之居言責也某令加意撫字可使之久司牧也某令
方畧素具可使之治軍旅也兵農禮刑各就其所優而指
事以實之吏部卽因之以分別其選試職不效則舉者有
坐其舉府之法亦如之上以備部寺之推次以膺藩臬之
寄卽異日公卿之選皆取之此中而自足又何弭盜安民
之治不可立見乎若夫一人之身乍賢乍愚一是一非則
又當據前後舉劾之異者爲之深窮其故察治其私然後
賢者積累之功名不至以單詞受枉而彼以愛憎爲舉劾
者亦有所懲而不敢行其臆兆此皆去其害吏治者也未

有法其害吏治者吏治不可興也抑因是而尤有古今之感焉古有封禁令而舉朝勸令劾至數十人而奸不止此何故哉鹵莽於甲利織悉於雜職網漏於奧援而毛吹乎孤逃故止之法雖行下之心不服則公與不公之異也是故如愚計行之所謂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也不如愚計雖更行保舉日設重誅吾見謂責成而被害之者方益肆其威而愉快則民困何繇蘇而盜賊何自息也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旣撫保無後患歟其悉心以議

愚嘗妄說兵事見晉之滅流賊者無過勦撫二方而已然
勦者勢在彼者也夫彼方破焚城郭殺擄民人此其起事
嘗令我畏吾畏其勢不得不厚集兵力以撲滅之使無滋
蔓故勦者吾有懼心焉懼則謀謀則勝然後功以之而有
成撫者勢在我者也夫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使其進退
失據則賊必轉而畏我其勢不得不乞求招撫以苟全身
命故撫者彼有懼心焉懼則悔悔則攜然後撫亦因之而
堅賊蓋未有方張之日遽安然受吾撫者也吾亦未有受
命討賊不能制其死命遽欲徼倖一撫以不顧後禍者也
是故賊未嘗不可撫不勦而撫撫必敗勦撫未嘗不可並

用意實在撫姑以勦張焉則勦亦卽敗故撫者勦以後事也此不待再計決者也請歷舉往事以証之可乎唐之於黃巢元之於方國珍張士誠以不能勦而議撫故撫未成而受其侮韓世忠降曹成之衆八萬岳飛降楊太二十餘萬皆居必勦之勢故賊受撫而二將亦因資其兵力國朝成化間石和尙劉長子之亂至於僭號改元時尙書白圭總兵李震指揮張英追勦力戰斬獲殆盡後餘黨李鬍子亦以追斬勢窮然後項忠招撫至百四十餘萬殆原傑置縣安插而其亂悉平正統時鄧茂七之亂丁宣遣使招撫爲賊所笑後尙書金濂都御史張楷及侯伯陳懋等以大

兵力討然後茂七死而餘黨降正德間劉六楊虎之亂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輕信招降致賊猖熾而馬張議死獄中後二賊流劫省直竟以大兵分勦而後盡又四川鄆本恕藍廷瑞之亂尙書洪鍾都御史林俊以勦撫議不令而賊熾後以戮力合勦設計誘降然後俘斬無遺嘉靖間田應朝之亂萬鏗未懲創而議撫故班師復叛後侍郎張岳力勦之而後平歷觀前事撫之不可信如彼勦之能成功如此旣勦而後撫之利如此輕撫而不勦之害如彼則今之處分諸賊其事從可觀矣今之賊非強於昔之賊也然而逋誅十年流轉數省破城邑殺官吏至震驚祖

陵此滔天之惡卽人加斲食猶不足舒民恨而雪國恥若不待其形見勢誦卒然加撫不亦隳軍實長寇讐褻朝廷而羞文武之士哉今 聖天子追念有司不職致民化爲賊又以賊勢之盛半皆隨和劫制之人卽勦無遺類慮其無罪見殺者必多於是下 諭招撫又戒將吏無墮賊計蓋好生之仁與廟算之得可謂兼之矣乃賊愈負固而州縣至有被其絀者此何以故蓋前此未壹大剗使賊屢得氣徒以憚於用兵欲賊俛然聽命無是理也且我卽能制其死命然彼罪在不赦亦安能使其恃我甘言而無疑於反覆哉故愚以爲行間諸吏惟有滅賊自效以無貽後悔

而已。明詔以恩議撫在法而示之以生羣臣以義殺賊力戰而致之於死賊既畏死而求生我方以勦而用撫然後受撫之後賊亦帖服無後患此長策也而今之勦者何如乎文武之布置非不密也士卒之調援非不多也軍餉之設處非不盡也賊愈熾而不能勦者蓋力分於多備而勢緩於轉逐也愚以爲三股之賊必併力勦其一股後二者可不戰而下所勦之處非闌其出路不能使之坐困於山谷非截其歸計不能使之潰散於原野非多爲之間謀不能盡得其虛實非計用其渠率不能內潰其腹心非責成守令不能堅壁清野而使之饑非使理臣誓師嚴立賞

罰將士不能用命非合兵營處不能遏其流突非用吾所長不能被其馬足數者得而賊不能勦無有也以數者爲勦不能撫其餘衆無有也旣撫之後量加分別罪重者誅情輕者原強者藉之以爲兵弱者復之使爲民安置之有方散遣之得所此不過一良有同事耳豈足深慮哉故第慮賊之不惟吾撫也夫賊而何以不惟吾撫也嗚呼愚所謂在我之勢奈之何不務盡也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否抑無病於民否

天下無事雖竭民力以養兵兵卽優游坐食日靡百姓之

脂膏而不見爲病天下多事則民以積歲之轉輸必望於
兵之衛我所衛者旣以虛天下之望又欲責民食於所衛
之外雖功成不可必而人心先不服人心不服而曰吾將
厚集兵力以衛爾也其誰信之昔者...發難遼之勝兵
屢次陷沒於是不得不取於召募乃識者已決其無功然
而增兵加賦亦十餘年而民不怨者以敷天同讐之義而
民猶諒其不得已也豈與今之勦賊者可同類語哉夫賊
之起也苟地方守令有如張綱虞詡之在官其解散撲滅
亦已久矣猖獗八九年焚掠四五省至煩...聖天子坐朝
側席下詔罪已厝餉百餘萬命大臣視師簡邊帥督戰所

徵之兵自禁旅六千以至關門之鐵騎薊密之戰士川浙
滇黔之悍勇亦近十餘萬而不能滅者豈兵力少哉賊去
兵來但有追逐而未聞截堵咎在統御不一將不力戰之
罪而非兵之不可戰也卽郡邑之旣下者豈無兵之過民
心不固雖高城深池亦安用之是故將不殺賊有兵常若
無兵民不信上則有兵豈惟無益而反足爲害愚蓋於今
之練鄉勇者疑之矣夫團練鄉勇古之人常行之以捍寇
而愚以爲害者何也則練之之方不同也今夫府有丞有
倅有李有各首領之屬縣亦有丞有簿有尉有驛有巡司
等員其在官食糈之胥吏受值之隸快合而計之郡當數

千而邑亦數百又有額設之更夫戍卒大邑千計而小亦不下數百凡此者豈非皆吾兵乎誠第其武勇教之騎射固之恩信厲以賞罰此輩先有職事旣非聚不耕而食之人而習見官府又可得臂指相使之用不藉兵而有勝兵有常食而不必更取食於民此練之之方也而其散處於鄉鎮邨落者但變通保甲之法陰爲部署使其緩急守禦之助卽在三伯亞旅之中亦別無器仗芻糧之費如此聚之不爲擾散之不足憂所謂練鄉勇者法莫良於此今則不然矣招聚市井無賴之人特立隊伍日耗衣糧邑設數百別日有數十金之用郡合數千則又日有數萬兩之供

有緘毫不出之民間乎前賦旣無望減之期而新派且出前加之外賊未至而養兵之室旣已如掠賊若來而烏合之徒豈真可戰嗟夫事之無策未有甚此者也吾不知此輩卽有長籍爲軍否抑不知賊平之後此輩坐食旣久可以單詞散之否則事之可慮又未有甚此者也昔韓魏公刺邾西義勇司馬溫公極論其害後卒如所言今非有強敵在前而無故召募害同抽選夫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益民怨已深未見賊而益見兵之害民怒安息是役也愚恐怨怒政未有已也爲今之計諸郡邑之在南者毋幸賊之不來而弗備亦毋因備賊之事而擾民內有可恃之實而

外不見有可畏之形省刑減訟加意撫循而所謂團練之法如向所言行之使民耳目不驚而亦無無事養兵之苦萬一有警則吾民皆兵也古人有以單城抗數萬之師豈有借於鄉勇哉奈之何其不深長思也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畢